

永不停歇

那是一個十五歲秋天的深夜，我忽然走路東倒西歪，不能自主，撞翻了家裡的桌椅雜物；暈眩，如排山倒海般來襲。自此爾後，伴隨著我的，是天旋地轉的三個秋天，每日相繼，不曾停歇。

剛上高中一個多月，還樂於每日與同學們玩笑嬉戲的我，住進了冷瑟寂靜的病房。媽媽推著我的輪椅，去做許多的檢查項目，坐在輪椅上的我，心裡總是複雜無比：「慚愧啊慚愧！還沒能報答媽媽，就要讓媽媽來為我推輪椅。」後來，由兩位醫生確診為小腦萎縮。

有時，會無法使力，多少個在床上度過的光陰，我想要動手指，手指卻不聽指揮；我想要翻身，身體卻無能為力。在那時，我的意識是清楚明白的，我深深地感受到：「我還有心可以思想，我還能做光明想，我還能想著佛陀的慈容。在這個做不了主的世界，只有心才是自己的主人。」

在醫院住了將近一個月的時光，每當我想起身，下床上個洗手間，就要爸爸用力的把我背起來；有時，自己可以拄著四角拐杖慢慢地行走，病床到洗手間的距離，不過幾步之遙，但每跨出一步，對我來說都是無比的艱難。

在那時，我總會把心專注在走路上，我在走路、我很認真的在走路，偶爾抬頭看見病房窗外的景色，「啊！好美麗的夜晚呀！」

幾乎所有的長輩、朋友，來到我的病房來探望我，眼眶都是泛著淚光的。我看了實在心裡自責，總是笑笑的告訴他們：「沒事的！只是換個方式生活而已。」

出院那天，我在日記上寫下：「未來的路遙遙，挑戰才要開始，面對未知，我想我更沒有理由放棄」、「輪椅推出醫院的這刻，天還湛藍，我還想飛，還想衝。現在，就好好養病吧！未來，還等著我好起來呢！」

其實，出院之後，才是一切的重新開始。

某一天，我躺在家裡熟悉的床上，身體漸漸失去力氣的時候，我突然想到：「咦！一個月，躺在這張床上的自己，不是還生龍活虎、活蹦亂跳的嗎？怎麼現在變成這樣了？真的是這樣嗎？」在安慰了全世界之後，我開始要面對我自己。

我透過手機，與學校的同學們每天聯繫，但當真的得知自己必須「休學」的消息時，有好一陣子，我的心情都是無比沉重。除了不能與同學們朝夕共處的玩樂之外，又要獨自一個人，面對身體上的所有苦楚，當靜默獨坐時，感到自己是如此的「無能為力」。

有時，藥效的副作用，會讓我胃痛至極，加上原有的暈眩和無力，好多個夜晚，常常都是「看日出」——徹夜難眠。

一天清晨，又是一個痛到整晚不能睡的節奏，我看見窗外：東方天空發白，旭日逐漸升起，柔和的光芒灑進了家中，那光，照破了長夜寂寂的黑暗。那時頹喪的我，親眼看見此景，心中忽然如同冬陽溫暖，我執筆寫下了這幾句話：

「儘管長夜漫漫，都會有個再起的黎明。」

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。我開始學會正視自己的挫折，並且學著超越。

我開始了一趟自己的充實之旅。我翱翔在閱讀的書海裡；我拾起筆，練習寫下生活中的見聞點滴；我提起毛筆，用意志力寫下一幅又一幅的《般若心經》；我拿起相機，在有力氣時走出家門，獨自一人到鳳山、岡山、大寮、大樹等地，去完成「一個人的小旅行」；我握有友情與親情，在多少難耐的時分，是他們陪我談天說地、同享悲喜。

行走於天地之間，其實，我不孤單！我仍擁有著許多東西。或許，身體的殘疾是我不能掌握的，但我可以掌握我所擁有的，去揮灑、去享受。

我漸漸發現，我身旁擁有著許多的愛，我開始學會珍惜，珍惜我還能把握的一切；我開始懂得用「愛」，去面對生活裡的每個難關。一切，就在「愛的世界」裡，愈來愈好，愈走愈亮。

休學一年的時光，漸漸過去了，我又重返雄商，再當一次高一新生。「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，今日種種彷彿今日生。」我帶著新生的希望，重新踏入熟悉的校園。

新生訓練的那天，和往昔一樣的情景，只是身旁的人兒改變了，就在這絲絲細雨中，我認識了我的新班級—113，也開啟了另一段美好時光，我也更相信「緣分」真是如此微妙。

我很珍惜我在雄商的每一天，和同學的每一個打屁聊天，每一份歡笑交流；我很珍惜能坐在教室，是個學生的角色，聽著老師授課的時光；下課放學各種遊玩逛街……一切的一切，我都無比珍惜。

那年的聖誕節，我們幾人組成了一個「月球毛毛兄弟幫」，策劃了一系列的活動，把全班帶到中央公園去進行草地郊遊，團康遊戲、交換禮物、慶生派對，大家玩得不亦樂乎。陽光灑在每個同學的笑臉上，此情此景，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版上。

從草地郊遊過後，我的疾病就因為天氣變冷，暈眩無力越來越嚴重，將近一個月都不能去學校。

記得三月公民訓練，我還正在週期性發作的時候，幾乎每一天都不能睡覺。但我覺得，一年前的公訓我錯過了，這一次，絕對不能留下遺憾。班上同學幫我帶著輪椅，我們坐上遊覽車，到了公訓地點。

我好珍惜每個吶喊、瘋狂的時候，雖然在那時，我的頭是極為暈眩的，但還是覺得非常滿足，我用力吶喊、用力跳躍、用力尖叫。

那晚在小木屋，我們聽歌、開視訊、聊天、打牌、吃宵夜，到了半夜，同學們一個個都睡了，我卻還是一樣因為暈眩而不能入眠，但看著他們，心裡有個感覺：「今晚暈眩，有你們陪著，真好！」

記得我四點多才睡著，六點起床，這天，我還當上了值星班長，帶著整個七中隊瘋狂。

二年級開學了，我很開心指著我制服上繡的兩槓說：「你們看！我二年級了！」我希望一切重新來過，所以每天努力的到學校，努力從一大早撐到放學，維持了兩個禮拜。

一直到了中秋節過後，體力透支，病情加重，兩次住院加起來住了超過一個月，每天只能靠不停的打針、打點滴，卻不見成效，依舊暈眩、無力、嘔吐。

我一直記著這句五月天的歌詞：「逆風的方向，更適合飛翔。」出院之後，我拄著拐杖去學校上學，但上了一天之後，又是不斷的暈眩、請假。

經過了一個禮拜，媽媽跟我說：「晟陽！我跟爸爸都看到你的努力了，我們決定禮拜一去學校給你辦休學。」

就算休學了，生活還是一樣很忙碌，反而世界變得更寬廣了。

感謝老師的邀請，讓我接下了「特約總編輯」一職，編輯我們學校的校刊——「雄商青年」。

編輯校刊的這半年間，我背著筆電和單眼，無數次的進出校園，無數次的穿梭咖啡廳，無數次的與老師和設計師溝通意見。

常常為了一張照片，一等就是一個下午；為了一篇文稿，一想就是一夜。本子上來來回回校稿塗改的痕跡，透過每一次與設計師的討論，風格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大改，才改到我理想的模樣。

縱使這過程中，身體上的暈眩無力還是未曾減少，但我在文字編輯之中，感受到炙熱的心力。「這是我還能做的！」、「這是我能做的！」

一個團隊，一枝筆，一本校刊。這許多的「一」，生出無量光華。後來，這本校刊得到了全國校刊競賽高職組佳作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真是感謝每一份因緣。

編輯校刊的同時，我還為我九十七歲的阿祖舉辦美術展覽：「華嚴勤行——呂不女士九旬晉七抄經展」。阿祖花了兩年的時間，抄寫了佛教的經典「八十華嚴」，共八十餘萬字。

那陣子做阿祖的經紀人，將展覽訊息刊載於報紙、電視、網路新聞，甚至安排阿祖到佛光山，會見星雲大師、住持心保和尚等人。陪著阿祖跑行程，見了很多人、結了很多緣。這麼緊湊的行程，我都需要打針了，只見阿祖還是充滿熱力，眼眸依舊光亮。

從兩年前的開始抄經，到近來的策展、佈展、採訪、開幕、致詞、簽名、宣傳、會客，我在阿祖身旁，觀察他的一言一行，我感覺到他是一位「不休息菩薩」，永不停歇，就算九十七歲了，還是不讓自己閒下來。

一個多月的展期，參觀人次逾千人，光網路新聞就有四萬多人觀看，Facebook 達一千多個分享，訊息遍及全亞洲的佛光人，甚至有遠從日本來的信徒，專程來欣賞阿祖的展覽。

有一天，阿祖坐在展場，欣慰地環顧四周，摸一摸我的手，告訴身旁的參觀者：「小時候是我把阿弟帶大的，現在換他來成就我了。」

其實，舉辦這個展覽，過程雖然有許多細微的人事安排、技術策劃，但我只秉持著一個報恩的心念：「為了讓我的阿祖能夠榮耀！只要阿祖開心，一切都值得了。」

某一個清晨，阿祖跟我說：「阿弟啊！我做夢還一直夢到我一直寫、一直寫，停不下來。」

所謂「三不朽」，看見阿祖這般努力，我都會想：我要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什麼？

因此，休學的這年，除了編輯校刊、籌劃展覽，我們還向高雄市教育局提出了實驗教育計畫，自學的內容分為：文學、史學、佛學，希望透過這兩年的時間，能讓自己養深積厚，把學問的底子扎的更深、更穩。

現在，自學的課程開始了，每天學習唐詩、紅樓夢、資治通鑑、華嚴經等…課程，生活還是非常的充實。

因為得到小腦萎縮的緣故，病痛，占據了我生活大部分的時間；但我深深地體驗到：「痛」和「苦」，是可以分開的。身體上的苦楚，有時雖是難耐，但心裡還可以保有燦爛的堅持。

然而，若是身心皆苦，不但對於現實的狀態不能改變，還使自己陷入失落的泥淖之中，久久不能自拔。其實，只有自己能幫忙自己成長，唯有使自己的心力強大，才足以面對外在世界的一切逆境。

願生命的每一滴筆墨都不會徒勞。留下的，就是自己成長的軌跡。